

国学经典

典藏版



纳兰性德词

[清]纳兰性德 著

谢永芳 注评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大地传媒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国学经典 | 典藏版

纳兰性德词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· 郑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纳兰性德词 / (清) 纳兰性德著; 谢永芳注评. — 郑州: 中州古籍出版社, 2017.1
(国学经典典藏版)
ISBN 978-7-5348-6721-7

I. ①纳… II. ①纳… ②谢… III. ①词(文学)-作品集-中国-清前期②纳兰性德(1654-1685)-词(文学)-诗歌评论 IV. ①I222.849②I207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307149 号

出版社: 中州古籍出版社

(地址: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 450002)

发行单位: 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: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mm×960mm 1/16 印张: 20

字数: 220 千字 印数: 1-3000 册

版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: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5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。

纳兰性德词

前言

纳兰性德的词，仅仅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情形看，已经热了有将近 30 个年头了。据陈水云先生《明清词研究史》统计，从 197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通志堂集》算起，截至 2000 年，已经出版纳兰诗词文献整理和研究著作 10 余种，发表研究论文约 350 篇。这一数量大约是同期全部清词研究成果的百分之三十，清词作家研究成果的百分之六十。21 世纪的头十年，这种趋势仍然在延续，比如赵秀亭、冯统一先生的《饮水词笺校》（修订本），短短五年时间，中华书局已经重印了六次。如果回顾一下 20 世纪前 80 年纳兰性德研究的情况，会发现当下的“纳兰热”乃是渊源有自。据黄文吉先生主编的《词学研究书目》，并参照林玫仪女士主编的《词学论著总目》统计，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，各类相关成果至少有 47 项，可以说在当时已经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。其中，苏雪林、张任政、李勣诸位先生筚路蓝缕，功不可没。

新世纪令人猝不及防的纳兰狂热，尽管谈不上是“现象”级的表现，也还是有一些新的特点。其中，表现比较突出的是，读者的低龄化趋势和去专业化倾向。据笔者随机调查，很多年轻读者喜欢纳兰性德，主要是觉得他的词写得真挚，又比较好懂，有些句子似乎非常切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情感经验，也比较适合在平素的文字

交往中“活学活用”。至于某一首词究竟好在哪里，这部分读者群中较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，或者根本就不关心这个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拜某些网络写手所赐，不全知其所以然，又喜欢天马行空般地驰骋想象，自由挥洒。说白了，就是“纳兰注我”，即借纳兰说事，或者借纳兰之酒杯，浇一己胸中块垒。从这种“勿忘我”的做法中，读者所得到的最后结果一定是“水落石出”，即经过时间的无情淘洗，烙在心底的永远只有纳兰的词，而不是其他。尽管如此，我们仍然认为，这些做法都无可厚非。真正需要引起思考的倒是，如果说，唐宋词的经典化已经基本上由清人完成了，今人只是在坐享其成的话，那么，“纳兰热”至少表明，清词的经典化也已迫在眉睫。将被“新文化运动”打断的清词经典化进程以某种恰当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，是当今学界，尤其是词学界同仁的共同责任。“纳兰热”正是可以借助的推力，藉此，就有可能逐步全面巩固并落实“清词中兴”的卓越成果。

纳兰性德，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（1655年1月19日）生，原名成德，以避废太子嫌名（胤初生于康熙十三年，小字保成，两岁时被立为储君）改性德，字容若，号楞伽山人。先世为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族，入关，为满洲正黄旗。太傅明珠长子。康熙十年（1671），补诸生，贡太学。十一年（1672）八月，应顺天乡试，中举。十二年（1673）二月，会试中式，因寒疾未与殿试。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三月，中彭定求科二甲第七名进士，榜名成德。官至一等侍卫。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（1685年7月1日）病逝。原配卢氏，两广总督、汉军镶白旗人卢兴祖之女，婚后三年，于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以产后患疾亡故。继娶官氏。妾颜氏、沈氏。有子三，女四，长适高其倬，次适年羹尧。著有《通志堂集》十八卷，凡赋一卷、诗四卷、词四卷、文五卷、《渌水亭杂识》四卷，附录碑志、哀挽之作二卷，其中词集曾于其生前先后以《侧帽》、《饮

水》为名刊行。全身画像，一为禹之鼎所绘，今藏故宫博物院；一为杨鹏秋摹绘，见载叶恭绰编《清代学者象传》第二集。有弟二，妹三。其中，揆叙（1675~1715）字恺功，号惟宝居士，由佐领二等侍卫累官左都御史。谥文端，雍正间被夺。著有《益戒堂集》十八卷、《鸡肋集》一卷。揆方不详。有一妹著有《绣余诗稿》一卷（此据《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》）。

纳兰希望在文学，特别是在词学上有一番大作为。他也确实做到了。以纳兰“隔世知己”自居的杨芳灿曾这样描述：“倚声之学，唯国朝为盛，文人才子，磊落间起。词坛月旦，咸推朱、陈二家为最。同时能与之角立者，其惟成容若先生乎？……今其词具在，骚情古调，侠肠俊骨，隐隐奕奕，流露于毫楮间，斯岂他人所能摹拟乎？且先生所与交游，皆词场名宿，刻羽调商，人人有集，亦正少此一种笔墨也。”（《纳兰词序》）正指出纳兰与众不同的词风。王国维认为，纳兰是“以自然之眼观物，以自然之舌言情”，所以，独抒性灵，无所依傍，“北宋以来，一人而已”（《人间词话》）。以上都是符合实际的准确体认。相比而言，李慈铭虽然措语不免刻薄，肯定中有否定，但也能抓住纳兰词的风格特点：“如寡妇夜哭，缠绵幽咽，不能终听”，“（纳兰）所作不及伽陵、竹垞之半，才力亦相去远甚。而洵今谈艺家与朱、陈并称，繇其独契性灵，冥臻上乘，亦非二家所能及也”（《越缦堂日记》，见载日记辑编本《越缦堂读书记》）。所以，尽管他自己说是“别择尚疏”，所拈出的若干纳兰词佳句，实际上还是颇有艺术眼光的。又，张德瀛基本上是从大的方面把握纳兰的词史地位：“愚谓本朝词亦有三变，国初朱、陈角立，有曹实庵、成容若、顾梁汾、梁棠村、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，尽祛有明积弊，此一变也。”（《词徵》卷六）不过，就清初词风流变而言，纳兰于祛除有明一代词学“积弊”有功不假，但显然不应将其归为浙西词派或阳羨词派的“羽翼”。

当阳羨、浙西二派渐次主盟清初词坛时，有一些词人不为所囿，所作表现出独特的个性风貌。纳兰是一个著名的典型。他的悼亡词“孤吟山鬼”（项鸿祚《玉漏迟·题〈饮水词〉后》），哀感顽艳，以真字为骨，能道得人们心中有、笔下无的感情。如初赋悼亡自度之作《青衫湿遍》（青衫湿遍），凄情苦语，出以促节短音，阴阳两隔，相将神伤。又如为卢氏亡故后三月余所作的《沁园春》（瞬息浮生），是以记梦形式所写的悼亡之作，缠绵悱恻，声声血泪，可与苏轼《江城子》（十年生死两茫茫）媲美。又如为卢氏三周年祭所作的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（此恨何时已），情伤肠断，语痴入骨，真是令人不忍卒读，在纳兰悼亡词中最称动人之作。纳兰的痛苦追忆绵绵无绝期，如《蝶恋花》（辛苦最怜天上月），暗香飘尽，惜花人去，哀怨凄厉，势纵语咽。纳兰写友情之作也是情辞兼备，如《金缕曲·赠梁汾》（德也狂生耳），直抒胸臆，不假雕饰，真切自然地表达出了诚挚深厚的友情，这首词也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，所谓“教坊歌曲间，无不知有《侧帽词》者”（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五）。纳兰的边塞行吟，壮丽与凄婉并重。如《浪淘沙·望海》（蜃阙半模糊），在山海关眺望大海，一种豪迈之情夹杂着浓重的惊喜，在纳兰词中堪称别调，颇似李清照《渔家傲》（天接云涛连晓雾）之于其整体风格。一般认为，纳兰词中多悲哀情调，是因为其天性如此，但从某些边塞词来看，实则也是他对人类社会的观察所致。纳兰以词为载体对历史的思考，是他对词体所做出的重大贡献，增强了其厚重性。王国维盛赞纳兰词，和这些都有关系。又如《长相思》（山一程）和《如梦令》（万帐穹庐人醉），写阔大的境界和琐细的归心，纳兰将一对矛盾纳入词中，使得作品有了一种张力。这种写法，赋予小令以顿挫之感，情与景一并顿挫，则在不和谐中又体现出和谐来，精彩异常。

当时独立于风气之外的，还有与纳兰并称“京华三绝”的曹贞

吉、顾贞观。在浙西词派尚未笼及全局的时段内，他们以自抒情怀、不主一格的面貌，联袂构筑起一道亮丽的词坛景观。曹贞吉的词“雄深苍稳”（陈维崧《贺新郎·题〈珂雪词〉》）。如《留客住·鹧鸪》：

瘴云苦。遍五溪、沙明水碧，声声不断，只劝行人休去。
行人今古如织，正复何事关卿频寄语。空祠废驿，便征衫湿尽，马蹄难驻。
风更雨。一发中原，杳无望处。万里炎荒，遮莫摧残毛羽。记否越王春殿，宫女如花，只今惟剩汝。
子规声续，想江深月黑，低头臣甫。

为惦念胞弟申吉而作，词末遥思深虑，让人联想到南明永历政权遗事，“投荒念乱之感”（谭献《篋中词》今集卷一）溢于言表。又如《满庭芳·和人潼关》：

太华垂旒，黄河喷雪，咸秦百二重城。危楼千尺，刁斗静无声。落日红旗半卷，秋风急、牧马悲鸣。闲凭吊，兴亡满眼，衰草汉诸陵。
泥丸封未得，渔阳鼙鼓，响入华清。早平安烽火，不到西京。自古王公设险，终难恃、带砺之形。何年月，铲平斥堠，如掌看春耕。

由战乱频仍引发哀愁，在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以后的词坛上已甚为罕见，进而激起对历史上一切王霸争斗的厌弃，则构成曹氏咏史怀古词雄浑苍茫的独异内涵。又如《贺新凉·再赠柳敬亭》：

咄汝青衫叟。阅浮生、繁华萧瑟，白衣苍狗。六代风流归抵掌，舌下涛飞山走。似易水、歌声听久。试问于今真姓字，但回头、笑指芜城柳。休暂住，谭天口。
当年处仲东来后。断江流、楼船铁锁，落星如斗。七十九年尘土梦，才向青门沽酒。更谁是、嘉荣旧友。天宝琵琶宫监在，诉江

潭、憔悴人知否。今昔恨，一搔首。

康熙十年（1671）间在京师首倡之作，借以“淘洗前朝之恨”（《珂雪词》附陈维崧评曹贞吉咏物词语）。在所有“赠柳”词中，寄慨最深远，包蕴最丰富，“一时盛传京邑”（《珂雪词》附曹禾《词话》）。又如《蝶恋花》：

五月黄云全覆地。打麦场中，咿轧声齐起。野老讴歌天
籁耳。那能略辨宫商字。屋角槐阴耽美睡。梦到华胥，
蝴蝶翩翩矣。客至夕阳留薄醉。冷淘饬饬穷家计。

词有总序：“读《六一集》十二月鼓子词，嫌其过于富丽。吾辈为之，正不妨作酸馅语耳。闲中试笔，即以故乡风物谱之。”这首词写农村麦收季节的情景，以及悠闲的村居生活。不雕琢，不学古，却也正好和苏、辛的同类词风相近，所谓能与古人“离而得合”。

顾贞观所作也有特点。如《青玉案》：

天然一帧荆关画。谁打稿、斜阳下。历历水残山剩也。
乱鸦千点，落鸿孤咽，中有渔樵话。登临我亦悲秋者。
向蔓草平原泪盈把。自古有情终不化。青娥冢上，东风野
火，烧出鸳鸯瓦。

写秋士易感、黍离之悲的常见主题，疏朗厚实，寥廓凝重，别具面目。又如《一丛花·并蒂莲》：

一篙轻碧众香浮。月艳淡于秋。双成本是无双伴，汉皋
佩、知情谁收。浴罢孤鸳，背花飞去，花外却回头。合
欢消息并兰舟。生未识离愁。相怜相妒浑多事，料团扇、不
耐飕飕。金粉飘残，野塘清露，各自悔风流。

一反常态，指出并蒂莲纵使各自得意，相怜相妒，最后都是一样凋残败落，自悔风流，寓托深长。又如《南柯子·为某小侯

题照》：

选胜轻装出，分行小对齐。珠鞭阑过凤城西。一字沿流，同解锦鄣泥。玉爪看调鹞，花冠簇斗鸡。应弦斜拂柳圈底。薄醉归来，纤手个人携。

运用漫画手法描摹，庄谐相济，清新诡譎。又如《南乡子》：

绣榻近来闲。似整如欹欲卸鬟。自把毛诗教小凤，关关。鸚鵡偷传唤阿蛮。湘管泪痕斑。掷罢金钱弄玉环。身似离爻中断也，单单。欲展双眉又折难。

使用俗语、卦象等写相思之情，极见特色。又如《双双燕·本意，用史梅溪韵》：

单衣小立，正秋雨槐花，鬓丝吹冷。镜函如水，长忆画眉人并。残叶暗飘金井。问燕子、归期未定。伤心社日辞巢，不是来年双影。香径。芹泥犹润。只一缕红丝，误他娇俊。几多恩怨，絮彻杏梁烟暝。传语别来安稳。待二十四番风信。那时重试清狂，肯放雕栏独凭。

人燕合写，以人为主，从独自相思，写到燕归人滞，又复回忆旧日情事，悬想来春燕归情境，句句咏燕，句句传情，却是旧调新唱，并且在篇章结构上挑战南宋咏物高手史达祖。最为引人注目的，是康熙十五年（1676）冬为安慰因科场案流放宁古塔的朋友吴兆骞而写的《金缕曲》（季子平安否）（我亦飘零久），以词代书，虽非首创，但运用极其成功，语语发自真情，沁人心脾，堪称“纯以性情结撰而成”（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）的千秋绝调。

顾贞观与陈维崧、朱彝尊有“词家三绝”（张荃《今词初集重刊本跋》）之称。他在作词方面是很自信的：“吾词独不落宋人圈襞，可信必传。尝见谢康乐春草池塘梦中句，曰：吾于词曾

至此境。”（诸洛《弹指词序》）谢灵运《登池上作》有“池塘生春草，园柳变鸣禽”二名句，妙在清新自然，不着斧削（叶梦得《石林诗话》卷中）。可见，这也是顾贞观的追求。所谓清新自然，即出于己意，“不着心源傍古人”（元稹《酬李甫见赠十首》之二）。他曾自述学词历程：“余受知香岩，而于词尤服膺倦圃。容若尝从容问余两先生意指云何，余为述倦圃之言曰：‘词境易穷。学步古人，以数见不鲜为恨；变而谋新，又虑有伤大雅。子能免此二者，欧秦辛陆何多让焉！’容若盖自是益进。”（《与栩园论词书》）以古人为法，却避免数见不鲜；变而谋新，又坚持词的本色，是顾贞观的追求，也是他对挚友纳兰性德的期盼。他们能够合选《今词初集》，确有志同道合的成分在；顾绶珊跋《弹指词》云顾贞观编有“《唐五代词删》、《宋词删》”，顾贞观还曾参与编选叶光耀所著《浮玉词初集》，集中长调即由顾氏与王庭一同选定，并对叶词进行过评点（胡可先《〈浮玉词初集〉与清初东南词坛》），又说明也与二人“自唐、五代以来诸名家词皆有选本”（徐乾学《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》）有关。

康熙十六年（1677），《今词初集》刊行，这是纳兰和顾贞观以选本的形式对清朝开国三十年以来的词坛发言，借以建构“当代”词史。《今词初集》中渗透了两人独抒性灵的共同审美追求——如纳兰《绿水亭杂识》卷四有云：“诗乃心声，性情中事也……昌黎逞才，子瞻逞学，便与性情隔绝。”顾贞观《弹指词》被杜诏推崇为“极情之至，出入南北两宋，而奄有众长”——因而，尽管顾贞观对朱彝尊的词学见解很不以为然，纳兰对《词综》也颇有微词——据朱氏《水村琴趣序》记载：“予尝持论小令当法汴京以前，慢词则取诸南渡，锡山顾典籍不

以为然也。”纳兰在《与梁药亭书》中说,《词综》太“务博”,不免“黄茅白苇”之讥——他们还是选了不少朱彝尊的词,其中的咏物词,也正是一些虽然多用典,尚能体现出真性情的作品,如《满江红·塞上咏苇》(绝塞凄清);陈维崧从京师开始专力为词,对真性情的追求,与两位编者并没有什么不同,但所作有过于粗豪、一览无余的瑕疵,所以在入选篇数上就有所控制。《今词初集》还收入毛际可、阎场次与“江南科场案”有关的作品,意在表明,词还有另外一种更加直接的心灵抒写方式。《今词初集》的出现,意味着京城词坛中心地位的进一步确认,后来《四库全书》于清词别集独收曹贞吉《珂雪词》,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整体追认。

京师作为清初词坛高地,对其他地域词坛发挥过强劲的辐射作用,自龚鼎孳去世,始稍稍消歇。康熙十七年(1678),浙派北移,以京城一地为中心迅速形成以朱彝尊为核心的词人群体,“京华三绝”等与之共同彰显京都词苑风采。可惜,这个被严迪昌先生称为词坛“性灵派”的群体(其他学者的提法还有“饮水词派”。至于曹贞吉是否不属于此派,还可以再讨论),没过多久,便由于纳兰的过早离世而“风流云散”了,正如顾贞观在《与栩园论词书》中所云:“国初辇毂诸公,尊前酒边,借长短句以吐其胸中。始而微有寄托,久则务为谐畅。香岩、倦圃,领袖一时。唯时戴笠故交,担簦才子,并与讌游之席,各传酬和之篇。而吴越操觚家闻风竞起,选者作者,妍媸杂陈。渔洋之数载广陵,实为斯道总持,二三同学,功亦难泯。最后吾友容若,其门地才华,直越晏小山而上之。欲尽招海内词人,毕出其奇,远方駸駸,渐有应者。而天夺之年,未几辄风流云散。渔洋复位高望重,绝口不谈。于是向之言词者,悉去而言诗古文辞,回视

《花间》、《草堂》，顿如雕虫之见耻于壮夫矣。虽云盛极必衰，风会使然，然亦颇怪习俗移人，凉燠之态，浸淫而入于风雅，为可太息。”当然，综合各种情况判断，这一派即使能够独立生存下来，其最终的命运恐怕也不会比阳羨词派好到哪里去。

本书诞生于“纳兰热”中——严格说来，“纳兰热”似乎只能算是纳兰词的热，想要全面完整地研讨纳兰的文学乃至文学理论贡献，除了纳兰的词和词论外，还需要涉及他的诗和诗论、赋和赋论等。在这方面，可以参考的主要是几位港台学者的著作，如李惠霞《纳兰容若及其词研究》、徐照华《纳兰性德与其词作及文学理论之研究》、卓清芬《纳兰性德文学研究》、甘翹宁《纳兰性德及其饮水词研究》等——幸运的是，或许能够为之添砖加瓦；不幸的是，前修时彦的众多研究成果摆在那里，想再弄出一点新意，谈何容易。而且，根据传播接受的一般规律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每一种做法，在不同的读者那里，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获得认同。我们的做法是，以注释和评析相结合的传统方式，力争通过所选的160首作品，协助读者处理纳兰词阅读中三个方面的问题，即好不好、为什么好和好在哪里的问题。选目与正文补叙相结合，力求囊括名篇，排序大致上依据《饮水词笺校》，只是为了叙述方便，将《梦江南》（昏鸦尽）前提至开篇第一首。注释不厌其烦，主要参考赵、冯笺校本、张草纫先生的《纳兰词笺注》和张秉戌先生的《纳兰词笺注》，择善而从，首先解决好“我注纳兰”的问题。这里面，有一些问题应该是笔者首次说明，如据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五月无三十日，定《金缕曲·亡妇忌日有感》（此恨何时已）作期为五月二十九日（6月25日）；陈谔《精选国朝诗余》所录《减字木兰花》（相逢不语），并非纳兰词的“初稿面貌”；《水调歌头·题

岳阳楼图》（落日与砺水）第三、四、五尾署中提到的“孟公”，可考为安璿；等等。评析则注重艺术特色发掘，尤其强调贯注史识，适度发挥，通过局部的但也是尽可能充分的纵横比较，力求从整体上把握纳兰的词史贡献，进而判断其词史地位，算是抛砖引玉。

值得补充指出的是，纳兰词何以未能入选《四库全书》？四库馆臣是通过总纂词类典籍与撰写书目提要来表达词史观念的，例如《四库全书》未收入朱彝尊的词别集，倘从其个人别集中已部分收录词集，因而无须再行单列来理解，只是说明了问题的一个方面。据《曝书亭集》提要所云，可能恰恰是因为《静志居琴趣》中“宴嬉逸乐”的欢愉之辞，加上扑朔迷离的“风怀”传闻，四库馆臣对朱氏及其词的看法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陈维崧的词别集未入四库（仅于《十五家词》中收其《乌丝词》四卷），并且四库馆臣的这种选择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阳羨词派进一步没落的推手，大约也是传统价值观与正统词学观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。《四库全书》收入《珂雪词》，究其原因，除了陈廷焯所说的“取径较正”（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三）之外，文廷式《云起轩词序》将曹贞吉列为不受朱彝尊“笼绊”而“斐然有作者之意”的极少数词人之一，也能说明这一问题。当然，对于四库馆臣的去取意图，还要作更为深入的研究。即如纳兰词，却也未收入其中，至少从一个方面表明，乾隆年间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一些人对纳兰其人其词的看法，与之前和之后的很多人还是有很大的不同。个中缘由，比较乐观地看，也许是由于同为“京华三绝”之一的曹贞吉已被收录，才会有所选择的吧。考四库仅收录纳兰《合订删补大易集义粹言》八十卷，认为该编“理数兼陈，不主一说，宋儒微义，实已略备于斯”，而将《通

志堂集》打入“别集类存目”，说明纳兰的文学创作，不仅仅是词，都有不符合四库馆臣要求的地方。张之洞撰、范希曾补正《书目答问补正》所列清初词坛“五虎上将”依次为曹贞吉、陈维崧、朱彝尊、顾贞观、纳兰性德，应该是受到了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的影响。

据《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》统计，纳兰词在不同时期的版本共有38种，其中，乾隆朝未见纳兰词别集刊行，嘉庆朝只有袁枚之子袁通选刻的《饮水词钞》二卷本，从一个侧面表明，乾嘉时代是纳兰词传播接受史上的低谷。当然，所谓低谷只是意味着时人对纳兰词少闻少问，词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如姚尚桂《种月词》中尚有《水龙吟·题纳兰侍卫〈饮水词〉后》：“翩翩绝世风流，群瞻长白高门第。君才俊甚，豪华净扫，尘凡敛避。紫禁朝回，黄门直罢，董帷深闭。把金荃兰畹，重修恨谱，秦柳后，斯人耳。饶尔词源无底。怕难消、胸中意气。情丝万轴，心花一片，春蚕欲死。银烛烧残，红牙拍遍，曷胜清泪。奈梅花早发，一枝无力，趁东风坠。”吴騫《万花渔唱》中也有《貂裘换酒·和秦少寇，用〈侧帽〉集中韵》：“霜冷蛩初咽。正衡门、风凄木落，寂寥生业。眇得南来双鸿足，传与新词秀杰。知稟志、百回难折。检点朝衫何时挂，剩篋中、数点勤民血。焚谏草，避人彻。冰壶肯羨熏天热。计他年、归来履道，春生桃叶。还忆西湖从游侣，零落秋丛蛱蝶。又何况、沧江逋客。脉脉离怀凭谁恤，把停云、诉与空梁月。更欲断，风回雪。”还有一些词作间接关涉纳兰，如熊宝泰《藕颐类稿》中《金缕曲·题吴汉槎〈秋笈集〉后》（绝塞愁无奈）自注有云：“顾梁汾寄《金缕曲》二阕忆之，示成容若，音节凄惋，成为感动。”吴锡麒《有正味斋词续集》中《琵琶仙·送金

手山从漕帅许秋崖先生北上，兼怀东甫》（回首东华）上片结三句云：“饮水词传，梦回鼓角，愁远沙碛。”

纳兰的光芒经由康熙时期的灿烂辉煌急剧黯淡下来，显然是与浙派词学观念在当时词坛的定于一尊分不开的，当师法南宋成为词坛主流导向，自然会造成唐五代北宋一路词人的“失语”。不过，随着诗坛“性灵派”的崛起与渗透等，嘉庆词人的词学倾向开始渐渐发生变化，论词力主自然纯真，所复之古有颠倒浙派之意，唐五代北宋词因而得到重新评价，以唐五代北宋词为创作旨归的纳兰词的复出就是一个重要信号。于是，自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汪元治刊行纳兰词以降，各种版本层出不穷，其中，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汪世泰辑《八家词钞》就已收入的袁通选刻本也被不断重刊，纳兰词的传播接受史进程重新进入“高峰状态”。如果考虑到这一总体进程中的两个关键时间点位，即前引杨芳灿作序的袁通本《饮水词钞》刊行的嘉庆二年（1797），正是张惠言编定《词选》并将温庭筠推向词史“最高”（《词选序》）位置之时；纳兰词“复显于是”（赵函序汪刻本《纳兰词》引彭桐桥语）的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，也正是常州词派已经取代浙派词坛主流地位之时——标志性的词史事件是，道光十年（1830），张琦重刊《词选》；道光十二年（1832）前后，周济的《词辨》、《宋四家词选》刊刻——我们就能够发现，纳兰词之所以风靡后世，实际上主要是词坛风会发生作用的结果。其中，嘉庆词坛非主流词人的努力倡导不容忽视。及至当下，纳兰词的大热，从理论上讲，也还是因为统制词界词学思想的仍然是常州派的核心观念。

纳兰的经历也是促成“纳兰热”的一个要素。不过，就清词而言，如果从阐释学的角度讲，后来的读者所接受的往往是之